

A8 所谓的回忆,其实也有相当大的想象,或者所谓的自我建构成分,人会按着自己希望实现的自我来筛选回忆。个人的回忆尚且如此,那么一个城市的所谓“集体回忆”就更不在话下了。——香港作家系列 10:唐睿

A9 散文必须呈现写作者最真实的内在性情,作者的经历、癖好、远见、盲点,你统统可以从他的散文里看出来。——泽平《他在散文中解密自己》

A10 每个人的言行中都藏着自己。——董改正《言为心声》

A11 现如今,城里的孩子谁还喝酸梅汤呢?——明前茶《桂花酸梅汤》



叶舟：为敦煌立传，在文字中再造一座沙州城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结缘 “大学时期,好像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吸引我”

在国内文坛,叶舟以写诗闻名,诗文集《大敦煌》更是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历时16年,叶舟的首部长篇小说《敦煌本纪》今年问世,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109万字的敦煌巨作,暗藏着叶舟的野心和热情,也流露着他对敦煌的赤诚之情。

评论家张莉认为:“《敦煌本纪》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惊喜,这是小说家叶舟历时经年之作,百万字书写的敦煌,雄浑辽阔,惊心动魄,那里埋藏着属于我们的西部精神,一种令人惊异的少年中国气。”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叶舟。

“敦……煌……这两个字多美妙,每次发音就感觉好像有遥远的回声。”叶舟毫不掩饰他对敦煌的迷恋。他出生在兰州,一条名叫“一只船”的街道,距离兰州火车站不远,来往的路人川流不息,对远方的想象在他心中埋下种子。等到念大学后,叶舟开始频繁往外跑,他找到了沙漠戈壁,来到了河西走廊,最后遇到了敦煌。

“从兰州往西,越过黄河,翻过乌鞘岭,就是连绵的祁连山麓,由东至西驻扎着中国最强劲的四郡两关——凉州(今武威市)、甘州(今张掖市)、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往西过嘉峪关,再往西就到了甘肃最西边的沙州,也就是今天的敦煌。”叶舟就像一副“行走的活地图”,充满激情而又细致无比地讲述着他和敦煌的缘分。

从19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诗开始,敦煌给叶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大学毕业后,叶舟当过中专老师,后来又进了报社当记者,唯一不变的是在写敦煌。2000年春节,叶舟因报社采访任务前往敦煌。正值大年初一,闲来无事的他独自徘徊在祁连山两岸,凝望着莫高窟。“天地之间仿佛佛国俱寂,一层层叠加上去的佛窟就好像横亘在天地间的一本大书。刹那间,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用一部长篇巨著报答敦煌这座精神家园。”

如今,《敦煌本纪》这本巨著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小说中,叶舟虚构了三大家族,索氏、胡氏、沈氏,他们的命运交织,伴随着河西走廊的来路与归途,也构筑了敦煌在半个世纪时代变迁中的缩影。

羊城晚报:您的敦煌情结,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叶舟:应该是大学时期。还记得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关于敦煌的画册,图文并茂,让我非常向往。壁画神秘莫测,关于敦煌的歌谣、歇后语也非常有意思。现在回想,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敦煌”这两个字。我特别迷恋这个词,也痴迷于它的发音。敦、煌,每次发音就感觉好像有遥远的回声。

念大学时,母亲每周给我5块钱,在大学生中是富裕的,加上学校每个月发20.5元,我拿着这些钱去买书,往河西走廊跑,就像野孩子一样,好像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吸引我。

羊城晚报:现在回看您刚“出道”的作品,是不是冥冥中注定了和敦煌的缘分?
叶舟:对,今天如果有人说要去看敦煌,一定指的是去莫高窟。但莫高窟不是敦煌,敦煌不仅是地理坐标,而是文化地标。敦煌至今是活着的,有自己的心跳和脉搏,整个敦煌文化的灵魂是莫高窟,但其他地方也是活的。比如鸣沙山,每天大量的游客上山把沙子踩下来,晚上大自然轻轻吹一口气,风又把沙子吹上去,形成完美的弧线,这不是画家能画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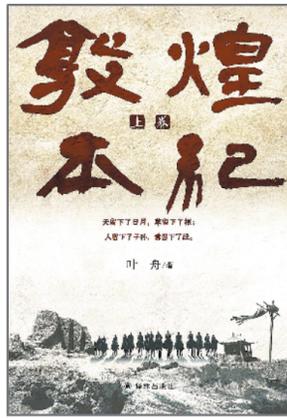
叶舟:年少时的写作充满奇幻的想象,欠缺人生社会经历,但想象力饱满。早期我写诗为主,但大二就在著名的文学刊物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只是那时我更侧重诗和散文。我写了很多关于青藏高原的歌谣、歇后语也非常有意思。现在回想,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敦煌”这两个字。我特别迷恋这个词,也痴迷于它的发音。敦、煌,每次发音就感觉好像有遥远的回声。

文学是有版图的,作家所有的想象驰骋和表述,也有自己的疆土。好作家能在文字中建立自己的王国,有属于自己语言的穹顶。对我来说,整个丝绸之路就像强劲的脊椎贯穿在我的文学王国,将我的所有想象支撑起来,支撑起我的诗歌、散文和现在的《敦煌本纪》。

羊城晚报:说到敦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莫高窟。

叶舟:对,今天如果有人说要去看敦煌,一定指的是去莫高窟。但莫高窟不是敦煌,敦煌不仅是地理坐标,而是文化地标。敦煌至今是活着的,有自己的心跳和脉搏,整个敦煌文化的灵魂是莫高窟,但其他地方也是活的。比如鸣沙山,每天大量的游客上山把沙子踩下来,晚上大自然轻轻吹一口气,风又把沙子吹上去,形成完美的弧线,这不是画家能画出来的。

敦煌是上天的造物,而莫高窟是它的心跳。玉门关、阳关至今也还活着。当年李白、王昌龄吹过的风,仍然吹到今天。从文化的意义来说,敦煌一直活到今天。而艺术常说常新,要做的是去重新发现它的纬度和走向,当你打开窗,有新的阳光照到殿里。



创作 好小说就像优良的树种,有坚实的密度

羊城晚报:给敦煌立传,这不是一般人敢写的,写的时候有心理压力吗?
叶舟:刚开始其实也没想过立传,就像母亲无法预测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有多重。是在写作过程中慢慢打开的,感觉是个大家伙,自己也很兴奋,同时压力倍增,有时会被自己吓一跳。写作就像在划桨,往前划出去,又是一片新风景。那些毛茸茸的、沾满露水的细节,闪闪发光,这也是小说的美妙之处。

羊城晚报:听您现在的描述,感觉整个创作过程是非常享受的?
叶舟:现在回望很享受,但其实过程是痛苦的。从2000年动笔,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构思,期间也被工作缠绕,整个故事像胚胎一样在慢慢长大,总会有瓜熟蒂落的时候。到最后,认知、经验、笔力、体力都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觉得是时候让这个宝贝儿长大了。

酝酿的过程漫长而痛苦,但写起来非常快,写了将近两年。基本按计划一步步扎实推进,密度很大。好小说就像优良的树种,比如银杏、松树,要有坚实的密度,长得缓慢,但很坚硬。长篇小说一定是在地上一步步走出来的,短篇小说可以在天上飞,长篇一定要扎实走出深度和广度。短篇像泼墨,而长篇是工笔画,必须细致地勾勒出来。

羊城晚报:这次完成《敦煌本纪》的成就感,应该和之前所有的写作都不一样?
叶舟:说得那样。比如我写敦煌的诗歌,哪怕是组诗,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完成。但小说不一样,每天都有往前迈几步的感觉,今天迈一步,明天跑两步。跑得快的时候我会刻意

停下来。写太快,说明惯性大,小说要的是崭新的细节。如果今天写了5000字,里面一定有打滑的地方。要么是情节问题,要么是语言问题。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之的写作和这部《敦煌本纪》的关系?
叶舟:此前所有的诗歌写作,培养了我对语言的敏感,组成了属于叶舟的词汇表,这是基础材料,形成我的腔调和美学。之前的中短篇小说,培养了我的叙事能力。之前所有的写作,都是给《敦煌本纪》做铺垫。语言、经验、想象、细节全部准备好。就好比要盖房子,总要先把石头准备好,打好地基,搭好梁子,再一块块砖砌上去。

羊城晚报:109万字是个大工程,您的写作习惯是什么,规律吗?
叶舟:这次写作最痛苦的是体力,故事了然于心,但有时身体支撑不了。真正动笔这两年就像一次强行军,写了一遍,还改了两三遍。我家旁边是兰州八中,学校的铃声和喇叭特响。每天我跟着他们的铃声节奏,他们上课,我开始写作;课间操时,我也休息。中午孩子们放学了,我也吃午饭,休息一阵,等下午上课铃响,继续下午的写作。

羊城晚报:有人把《敦煌本纪》和《白鹿原》放在一起比较,意思是渭河平原有一部《白鹿原》,而河西走廊有了《敦煌本纪》,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叶舟:《白鹿原》是我反复阅读过的长篇之一,陈忠实先生也是我最景仰的前辈。如果说《敦煌本纪》和《白鹿原》有某种相似之处的话,那只能是致敬的产物吧。

酝酿 “这部小说要建造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

充满世俗情怀的敦煌,在这儿上演着众人的爱恨情仇。

羊城晚报:您为《敦煌本纪》准备了多久,做了很多资料考证?
叶舟:《敦煌本纪》是“丝绸之路三部曲”的第一部,虽写的是敦煌,其实写的是河西四郡。这里的饮食文化习俗乡观是一样的,查找关于河西走廊的资料时,我发现有些地方用了一些古词,比如“解释”,用的是“解释”;“介绍”,用的是“介绍”。现在凉州以北靠近腾格里沙漠,有一个县还在沿用这些古老的词,比如“你吃你喝”,他们说的是“被吃被喝”。

这样的语言方式,和带着旧日色彩的沧桑古老的词,是我要掌握的。小说里我写到“吃胡锅子”,实际上我只吃过一次,网上也没有搜到准确的做法。我问朋友,没

想到他们吃了一辈子,结果也答不出胡锅子的高汤究竟是用什么熬的,有人说猪骨头汤,有人说鸡鸭汤。后来我找到当地老人,对方说,解放前,胡锅子都是过年才吃的,一定是用老母鸡炖的汤,但现在用什么炖的都有。听她这么说清楚,我才释然,才敢写到小说里。

现在的影视剧经常有这样的画面——旭日东升,驮夫把骆驼叫起来,把行李绑在骆驼身上,骆驼一响,走了。我说这是胡扯,骆驼是夜行动物,太阳落下才开始赶路。白天的沙漠七八十度,非常烫。我和养骆驼的人聊天、查资料,才知道骆驼真正的习性。现在戈壁上看到的骆驼,如果身上没行李,就是为旅游观光服务的,现在也不会靠骆驼来运货了。又比如电视里演骆驼队在荒漠

中跋涉,水囊干了,嘴也干裂,这突然传来一丝水汽。主人公一定会磕磕巴巴跟边上的人说“水——水——”,然后跟踉跄跄走过去,埋头喝水再认真洗把脸,骆驼就站在旁边,长得缓慢,但很坚硬。长篇小说一定是在地上一步步走出来的,短篇小说可以在天上飞,长篇一定要扎实走出深度和广度。短篇像泼墨,而长篇是工笔画,必须细致地勾勒出来。

羊城晚报:这些实打实的细节撑起了这部敦煌传说的小说。您怎么看小说的虚构和真实?
叶舟:诗可虚空,史必坐实。小说是用最真实的材料,打造虚构的世界。小说不是瞎编,细节一定是确凿无误的。而虚构到了一定程度,会超越现实的真实。艺术讲究的是最高级的真实,比如人物命运、道德伦理等等,而这种最高级的真实,也是最高级的虚构。

岭南电影的多个“全国第一”

何晶



南派电影回顾之2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东地处最前沿。历来勇于开拓的广东电影人,凭借这一地缘优势,敢为人先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广东电影的题材、类型、风格都诞生了许多“全国第一”。

第一部反映个体户生活的电影



1984年,当内地还有不少人对个体经济这一新生事物持观望态度时,广东电影人目睹南粤大地巨变,迅速拍出赞颂当代个体劳动者形象的《雅马哈鱼档》(珠影),该片描写年轻个体户阿龙、珠珠、海仔沾染见利忘义坏习气,经先进个体户姜妹的引导,转变为时代新人,上映后大受全国观众欢迎。该片不仅题材新,艺术观念也新,敢于将纪实美学、影戏美学、影像美学这三大流派精华熔于一炉:如为了体现真实的生活质感,请个体户

扮演个体户,拍广州街市大量采用偷拍手法,男演员脸部不打底色,女演员不贴假睫毛。该片不会只会真实而影响可看性,会讲故事,表演生动,善于拍摄生活中具有造型美感的景物,画面漂亮。因此,该片不仅卖座,还获专家好评,获金鸡奖最佳美术奖和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提名。

第一部特大巨制的史诗电影

多年来,我国许多“史诗电影”其实是有史无诗,全剧都用写实手法,形式单一。1986年,珠影拍出中国第一部真正诗化的历史题材电影《孙中山》。该片记述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在清末民初创建共和的历程,在史实的基础上,借助音画艺术手段进行诗化处理——

一是有大量的主观镜头,用历史人物的眼睛看当时的世界。如广州起义勇士在冲天烈焰中奋勇冲锋的血红色光画面,用升格慢动作,画外的颂歌也作了变声处理,颇具壮美诗意,这是孙中山

第一部田园抒情诗电影

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农村题材电影多是《李双双》模式的年画风格喜剧,或写实的正剧。1981年,反映农村生活的珠影作品《乡情》,首次突破农村模式。

《乡情》通过普通农村妇女田秋月收养革命战士的孩子的故事,歌颂善良无私的民族美德。该片导演对中国戏曲、古典诗词曲赋、中国画很有研究,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了解现代电影艺术。于是,《乡情》在国产片中首创“中国画+田园诗”的淡雅风格,黄昏的江南水乡草滩,牧童骑在牛背上咿咿呀呀唱牧歌,构图线条就像中国画风格的牧牛图,色彩就像金黄色暖调的西方水彩画,并让录音师在河滩现场实录原汁原味的牧童唱歌,既有朴实的泥土气息,又赏心悦目,烘托了主人公的人性美。《乡情》描



本人的想象,就不需要写实。二是有大量既写实又写意的画面,如残阳笼罩的皇太后轿子剪影远去,象征皇朝的终结;无数身穿白衣校服的青年簇拥孙中山乘坐的轿椅穿行,银幕上是一片洁白世界,象征主人公为国为民贡献一生的纯净心灵……

《孙中山》总投资800万元,在当时是新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第一部巨片,该片气势恢弘(航拍惠州平原千军万马大战场面之壮观,前所未见),也是该片的诱人亮点。

该片的创新获得巨大成功,获国家级三大奖以及金鸡奖九个奖项,获专家奖数量之多,至今无其他影片能超越,足见广东电影人的魄力与实力。

第一部翻拍红色经典的电影

上世纪末,许多人认为红色历史题材作品已过时没人看。就在此时,毗邻海外的广东影坛,却大胆反潮流。1991年,珠影在全国率先翻拍一部根据1958年出版的八路军抗战题材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金刚》,但并非简单照搬。该片由当时最新锐的“第五代”导演执导,尝



试如何运用现代电影语言演绎红色经典,如“史排长单枪夜战群魔”、“侦察员肖飞骑单车大闹县城”,成功引进现代电影枪战、动作、光影的设计和剪辑技巧,年轻观众也大呼好看!该片获国家级政府奖,也使投资方在市场获利227万元,大超许多商业片,带动全国影视创作掀起翻拍红色经典热。

第一部非严肃正剧的英模电影



多年以来,许多写真人真事的英雄题材故事片,都采用平铺直叙的严肃正剧模式,艺术构思单一刻板。全国第一位身负香港悍匪的公安英雄在广东,他是广东惠阳县民警彭宝林烈士,珠影根据其事迹于1994年拍摄了写真人真事的故事片《警魂》,首次将主旋律内容与类型片中的警匪片样式相结合,首次将纪实性与商业性相结合。如彭宝林与匪首区耀煌持枪对峙到突然开火,导演设计了独特的大特写和蒙太奇:正反面人物的眼睛和额上身上汗珠的镜头,反复交叉跳跃,这种视觉效率和紧张节奏使高潮戏扣人心弦,表现手法比许多英雄电影更丰富精细,又不影响纪实风格。这部英雄题材电影的探索,获国家级政府奖,珠影在市场获利80万元,并获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

名。从此之后,中国影视增添了纪实性警匪片这一新品种。

第一部在全球市场发行的英模电影

2017年,“南方领航”公司拍摄的《南哥》也是纪实性电影,反映广州优秀干部郭建南下乡村扶贫的故事,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都有重大突破。该片描写主人公战胜困难,首次在银幕上表现广东人特有的个性,如开放、乐观、善谋等。该片善于在真实的生活大量挖掘具有形式美的造型元素,让观众饱览一个个美如MV的画面:空中航拍的苍翠山林清静山涧,彩霞初现的宁静村庄,丰收稻田如铺开金黄色地毯,萤火虫在月夜碧波漫天飞舞,落日辉映的都市巍峨大厦流光溢彩……如果说英雄电影《焦裕禄》是白描式的报告文学风格,《南哥》则是优美浪漫的诗化散文风格。《南哥》描写的人性美反映了人类共性和地域个性,艺术含量较高,因而被美国发行商看中,已在美发行37个国家发行。

真正的南派电影,是珠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域文化特征,并非只看故事和人物籍贯有无贴岭南标签,更要看影片有没有体现岭南人的独特个性或岭南电影艺术家的创新精神。

